四書典故辨正

四書典故辨正卷十一

棗陽周柄中理東氏著

公山弗擾以費畔

集註弗擾季氏宰與陽虎共執桓子據邑以畔毛大可曰考陽虎執桓子在定五年若據邑以畔則在定十二年墮三都時時夫子爲魯司寇焉得召之故孔安國註但云與陽虎共執季桓子而召孔子無據邑以畔四字蓋貨執桓子弗擾雖未共事而逐仲梁懷實弗擾使之是以邑宰而謀背君主即是畔畔是謀逆非稱兵也以

費者以邑宰也愚按本文旣云以費畔則明是據邑證之左傳史記其情事顯然可知史記孔子世家定八年公山不狃不得意于季氏因陽虎爲亂[illegible]左傳九年陽虎奔齊不狃以費畔季氏使人召孔子夫曰爲亂日以費畔卽未稱兵亦據邑矣豈待十二年卽費人襲魯始爲據邑哉惟弗擾據邑季氏不奈他何故後來肯聽孔子墮費耳叔孫氏之墮郈亦懲于侯犯之叛故也毛氏謂以費以邑宰也非據邑此曲說之不通者若然則臧武仲之以防又作何解

中牟

中牟有二。一爲晉地。一爲鄭地。佛肸以叛晉之中牟也。鄭之中牟在滎陽。晉之中牟。則昔人皆不能明指其地。史記索隱、但言當在河北。漢志臣瓚注、以爲當在漯水之上。張守節謂湯陰縣西有牟山。中牟當在其側。愚按定九年傳、齊侯伐晉夷儀。晉車千乘在中牟。救夷儀衛侯將如五氏。齊侯在五氏將往助之過中牟。五氏在今邯鄲縣西南。衛自開州至邯鄲湯陰。其必由之境。今縣西五十里有中牟城。然則張守節之說殆近之矣。

匏瓜

古註以匏爲瓠集註因之陸陶山埤雅分爲二物長而瘦上曰匏短頸大腹曰瓠瓠甘匏苦後人率据此以訾集註愚按廣雅說文並云匏瓠也古今注匏之有柄者曰懸瓠此匏瓠通稱之証陸璣詩疏云匏葉少時可爲羹又可淹煮至八月葉卽苦陶隱居謂瓠或有一種苦者味如膽不可食則匏葉先甘後苦瓠自分甘苦二種昔人之說未必皆非其解繫而不食爲匏苦不中食亦不如古註爲長古註云匏瓜得繫一處者不食故也吾

自食物。當東西南北。不得如不食之物繫滯一處。邪疏、引江熙云、夫子豈實之公山佛肸乎。欲往之意。以示無繫。以觀門人之意。如欲居九夷乘桴浮於海耳。此說自有意味。黃氏日抄云、天文圖有匏瓜星。論語繫而不食。正指星而言。葢星有匏瓜之名。徒繫於天而不可食。正與南箕不可簸揚。北斗不可挹酒漿同義。此尤附會之說。絕無義理者也。

周南召南

鄭康成曰、周召。雍州岐山之陽地名。爲周公旦召公奭

之采地其後錄詩得聖人之化者謂之周南得賢人之化者謂之召南言二公之德教自岐而行於南國也朱子曰其得之國中者雜以南國之詩而謂之周南言自天子之國而被於諸侯不但國中而已也其得之南國者則直謂之召南言自方伯之國被于南方而不敢以繫於天子也愚按周南召南繫之以地其義本不繫二公朱子謂侯風不敢繫於天子故繫召公則周公非王者也何以繫王者之風且二南乃周公制樂之所命其肯攘先王之德教爲已功乎太姒文之妃也二公文之

臣子也今說詩者或歸美后妃先儒徇執妻道無成之義以譏其誤至於追述功德與一代之嘉樂乃舍君父之主名而繫之臣子無是理矣季彭山詩說解頤又謂先王命行人采詩得詩之後亦必使方伯覆覈其實然後報于天子觀二南之稱周召則爲周召所考定可見其說亦鑿空而無據竊疑詩序繫之周公繫之召公公字是云字後之讀序者訛云爲公而解遂誤耳其曰南者安溪李文貞公云北鄙之風殺伐而南方之風和厚故舜作五絃之琴以歌南風然則二南云者但取其風

之和而非以其地之限詩曰以雅以南以籥不僭雅正
也南和也二雅二南之名以此而起謂文王之化行于
南國者蓋見詩有漢廣江沱之章是亦傳會之說云爾
二南先儒以爲皆文王之詩李文貞公詩所云二南不
盡出于文王蓋西周畿內醇美之詩悉附于二南以爲
正風山堂考索載林氏曰二南不徒西周之詩而東周
亦與焉據何彼穠矣之詩可知愚按詩言平王之孫齊
侯之子說者以平爲平正之王齊爲齊一之侯與書言
寧王同義或又云平等也平王孫脊曰尚公主齊妻之

爲言齊也言王姬下嫁自此侯子平乎王之孫王孫齊乎侯之子也爲此解者總因詩在召南謂平王必非宜曰齊侯必非襄公諸兒故曲爲訓釋耳惟以爲東周之詩便不費穿鑿況二南果盡文王時詩則自文武以至東遷中間數百載何以絕無風謡顧寧人謂西周之風其篇什亡歟而不復存故曰詩亡乃臆說耳

孺悲

雜記恤由之喪哀公使孺悲之孔子學士喪禮士喪禮于是乎書而論語記孺悲欲見孔子孔子辭以疾此孺

悲未學禮時事也何以明之按儀禮士相見禮疏云與
通孺悲欲見孔子不由紹介故孔子辭以疾旣學禮則
爲弟子弟子之見師何用紹介其在未學禮時可知
朱錫鬯孺悲嘗從祀議謂悲實傳經之一人後人徒泥
論語之文疑孔子不屑教誨于焉家語史記皆擯而不
書以親受禮于孔子之儒不獲配食斯爲闕典持論甚
允但不引儀禮疏以明辭疾在前學禮在後終無解于
不屑教誨之疑也

鑽燧

古人取火于木。有四時五行之變。榆柳青故春取之。棗杏赤故夏取之。桑柘黄故季夏取之。柞楢白故秋取之。槐檀黑故冬取之。此註疏之說也。淮南子云。冬至甲子受制。木用事。火烟青。七十二日。戊子受制。土用事。火烟黄。七十二日。庚子受制。金用事。火烟白。七十二日。丙子受制。火用事。火烟赤。七十二日。壬子受制。水用事。火烟黑。七十二日。其次序土先于金。金先于火。與四時之序不合。今以六甲推之。甲子後七十二日爲丙子。丙子後七十二日爲戊子。戊子後七十二日爲庚子。庚子後七

十二日爲壬子其序如此證以董子繁露云日冬至七十二日木用事其氣燥濁而青七十二日火用事其氣慘陽而赤七十二日土用事其氣溫濁而黃七十二日金用事其氣慘淡而白七十二日水用事其氣淸寒而黑次序秩然原文錯譌特正之 管子幼官篇云春以羽獸之火爨夏以毛獸之火爨秋以介虫之火爨冬以鱗獸之火爨中央以倮虫之火爨惠氏解之曰羽獸南方朱鳥火烟赤毛獸西方白虎火烟白介虫北方元武火烟黑鱗獸東方蒼龍火烟青倮虫中央黃龍火烟黃

然則春取榆柳之火於南方夏取棗杏之火於西方秋取柞楢之火於北方冬取槐檀之火於東方中央取桑柘之火於坤方舊說以爲春青冬黑又以榆柳不青槐檀不黑皆非也柳爲鳥喙衞散爲榆蕪荑也榆在地赤心者艮則榆柳爲南方之木信矣春秋說曰槐木者靈星之精非東方之木乎賈誼曰柳者南方之木桑者中央之木棘者西方之木棘者棗也秦漢有別火之官主改火之事春青冬黑乃其常也又焉用別愚按月令春其虫鱗夏其虫羽秋其虫毛冬其虫介而管子云春羽夏

毛秋介冬鱗與月令不合故惠氏云然余衆以淮南子冬至改火之說而其解始明葢冬至後改春火春其虫鱗而時則猶冬也故曰冬以鱗獸之火爨其實木用事乃春火也由此推之春改夏火夏其虫羽故曰春以羽獸之火爨夏改秋火秋其虫毛故曰夏以毛獸之火爨秋改冬火冬其虫介故曰秋以介虫之火爨月令以四時之正言管子以改火之始言故異耳豈如惠氏春取火於南方夏取火於西方之謂哉其引諸書以証四方之木似乎可信而其實不然據云棗為西方之木而與

術云杏者東方歲星之精夏取棗杏而一為西方一為東方將何以解之桑為中央之木而典術云桑者虛星之精則為北方之木或云箕星之精則為東方之木又將何以定之春青冬黑五行之色分配四時此理之常變而亂之于義奚取焉管子之言不足深論而惠氏傳會其說故詳辨之　鑽燧之法書傳不載註疏家亦未言揭子宣璇璣遺述一條云如榆剛取心一段為鑽柳桑取心方尺為盤中鑿眼鑽頭大旁開竇寸許用繩力牽如車鑽則火星飛爆出竇薄煤成火矣此即莊子所

謂木與木相摩則燃者古人鑽燧之法意亦如此

微子去之

微子去之蔡九峯以爲去而逃遯於外鄭東谷以爲去而之其國二說不同全紹衣取鄭說謂左傳史記並言武王克殷微子來見武王使復其位復其位者卽復其所封微國之位也及武庚誅始移而封之宋此說巧乎傅會而其實不然書微子篇云詔王子出迪我舊云刻子王子弗出我乃顛隮孔傳以出爲逃難蓋箕子常贊帝乙立微子紂必忌之故箕子勸其逃避以存宗祀若

去而之其國又何能不爲紂所忌而免于難乎且箕子自言我不顧行遯則去者之爲行遯無疑也至抱器歸周之說尤謬妄不足辨　據史記殷本紀微子去之在比干死箕子奴之前據宋世家則微子之去在後任鈞臺引竹書商紂五十一年王囚箕子殺王子比干微子出奔以爲微子後去之証時比干已死而宋世家云太師少師勸微子去者太師名疵少師名彊卽周本紀抱樂器奔周者是非箕子比干也愚按微子篇微子謀于父師少師父師勸微子去孔傳鄭注並以父師爲箕子

少師爲比干夫箕子既勸微子去矣又何待疵彊之勸而後行乎若謂父師少師卽疵彊則疵彊是樂官故抱樂器奔周樂官之長稱太師不可稱父師也馬季長此註云微子見紂無道早去之玩一早字則微子之去在前當以殷本紀爲正　微國名其地有二一在今山西潞安府潞城縣東北一十五里此微子初封之地其後紂徙微子于畿內在今山東兗州府壽張縣東南五十里春秋時爲魯地莊二十八年冬築郿公羊穀梁俱作微郿微古字通用註云微卽紂都朝歌時微子所食邑

此微子從封之地。水經注載壽張有微子冢。蓋反塟于此不忘本也。十道志謂微在聊城。九域志謂博州有微子城。路史又謂徐沛東南有微山微子冢。其實皆非微子封地。

箕子

尚書大傳。武王勝殷。釋箕子之囚。箕子不忍為周之釋。走之朝鮮。武王聞之。因以朝鮮封之。箕子既受周之封。不得無臣禮。故於十三祀來朝。武王因其朝而問洪範。史記周本紀。武王已克殷後二年。問箕子以天道。宋世

家、武王既克殷。訪問箕子。箕子陳洪範。武王乃封箕子於朝鮮而不臣。漢書地理志、殷道衰。箕子去之朝鮮。後漢書東夷傳、論箕子違衰殷之運。避地朝鮮。愚按諸說多所牴牾。據漢書、則箕子避殷之亂。先適朝鮮。非武王所封。大傳史記以爲武王封之矣。據大傳、則先封朝鮮。後陳洪範。據宋世家、則既陳洪範。乃封朝鮮。又復不合。嘗綜而論之紂囚箕子。武王克殷而後釋之。箕子焉得先去、漢書所云。固非事實。大傳謂箕子不忍爲周之釋、走之朝鮮。觀書序言武王勝殷殺受。立武庚。以箕子歸。

則箕子並無逃去之事。洪範云惟十有三祀王訪于箕子。十三祀者武王克殷之年也。此年四月歸鎬京。訪于箕子孔鄭之說並同。其封朝鮮自在陳洪範之後。當以宋世家爲據。大傳謂十三祀來朝問洪範。周本紀謂克殷後二年訪箕子。皆非也。　呂新吾箕子論曰當紂之時箕子爲太師未有封爵及其佯狂爲奴紂亡而武王始釋之封爲箕子今河南西華唐名箕城山西遼州唐名箕州意者武王所封或在兩地箕子不受逃之朝鮮朝鮮化其德推以爲君遂世其祀而仍其周稱乎愚按

此說甚謬。箕本商畿內之國。呂氏所謂山西遼州唐名箕州者。即箕子所封。其故城在今榆社縣東南三十里。洪範蔡傳云。箕子稱舊邑爵者。方歸自商。未新封爵也。乃以箕子爲武王所封。誤矣。　馬融王肅以箕子爲紂之諸父。服虔杜預以爲紂之庶兄。史記宋世家云。箕子者紂親戚也。路史以親戚爲外親。非諸父昆弟。箕子乃箕伯之後。舜之苗裔也。此不解古人親戚之稱而妄爲之說者。韓詩外傳。曾子曰。親戚既沒。雖欲孝。誰爲孝。昭二十年傳。棠君尚謂其弟員曰。親戚爲戮。不可以莫之

報也古人稱其父子兄弟亦曰親戚非專施之外親也

比干

宋世家云王子比干者紂之親戚家語亦云比干是紂之親而馬季長以比干爲紂之諸父微子爲庶兄鄭心叔曰孟子云以紂爲兄之子且以爲君而有微子啟王子比干是微子比干皆紂諸父矣然微子之爲紂庶兄確有明徵則比干不得爲諸父故金吉甫謂孟子所云兄之子者兄當作乙謂均是帝乙之子也若然則比干非紂諸父乃庶兄矣愚按顧亭林云以紂爲弟且以爲君

而有微子啟以紂為兄之子且以為君而有王子比干
並言之則于文有所不便故舉此以該彼此真通人之
論宋元儒者動輒改經可怪也

季孟之閒

余謝山曰侯國三卿司徒為上司馬次之司空為下朱
子以解季孟之閒然則齊景公將以叔孫氏待孔子也
但考春秋之世三卿次第亦無常故如季文子為上卿
而孟獻子受三命則同為上卿及文子卒武子列於獻
子之下叔孫昭子受三命則亦以上卿先於季平子是

以命數論也。如王命同。則司徒爲上。而司空班在第三。是以官論也。其當國執政。則又不盡然。如齊有命卿國高。管仲乃下卿而相。是以賢也。叔孫昭子雖三命。而終不能抑季氏。是以權也。故齊景所云季孟之間。非以三卿之序言。三桓之大宗在季氏。而友有再定閔僖之功。行父又歷相宣成。故最强。孟氏於三桓本庶長。而慶父叔牙皆負罪。故孟叔二氏。其禮之遜於季者不一而足。及敖之與茲。則茲無過而敖以荒淫幾斬其世。若非穀與難二賢子。孟氏幾不可支。故是時孟氏遜於叔氏。及

獻子以大賢振起。遂與文子共當國。而僑如爲亂。叔孫氏之勢始替。自是以後。孟氏之權。亞於季而駕於叔孫。其始本以重德。及其後遂成世卿。甲乙一定之序。故劉康公曰。叔孫之位。不若季孟。而僑如亦自曰。魯之有季孟。猶晉之有欒范。試觀四分公室。舍中軍。則季氏將左師。孟氏將右師。而叔孫氏自爲軍。是三桓之勢。季一孟二。不可墨守下卿之說而整之也。愚按此論似極圓通。却非當時事實。考之春秋。叔孫得臣爲亞卿。據昭五年傳卜楚丘語位本在孟氏之上。宣五年得臣卒。僑如尚幼。至成二

年始見于經而孟獻子久已爲卿僑如不得以後來居上故暫爲孟氏川國語劉康公曰叔孫之位不若季孟韋昭註季孟上卿叔孫下卿是也及僑如出奔叔孫豹爲司馬（昭四年傳季孫爲司徒叔孫爲司馬孟孫爲司空）仍居孟氏之上叔孫始受三命則又在孟氏之上自後春秋所書率以叔先孟（見定十年哀二年三年）則三桓位次季爲上叔次之孟爲下昭昭然矣之間二字亦各處不同成十六年傳僑如立于高國之間此猶云伯仲之間耳不必定居其中故杜註云位比二卿此言若季氏則吾不能以季孟之間待之

則明明在季之下孟之上即謂將以叔孫氏待孔子亦未爲不可也一昭十二年傳季悼子之卒也叔孫昭子以再命爲卿及平子伐莒克之更受三命杜註平子伐莒以功加三命昭子不伐莒亦以例加三命是昭子與平子並受三命叔仲小謂三命踰父兄者言昭子自踰其先人非踰平子也全氏謂以上卿先於平子亦誤

孔子自楚反乎蔡註

汪武曹曰史記孔子自葉反于蔡長沮桀溺耦而耕云云是時孔子尚未至楚國都集註所謂自楚反乎蔡者

自楚之遷邑反乎蔡也愚按此說固然又須知反乎蔡
者乃故蔡非蔡之國都也蔡于魯哀公六年遷于州來
在今江南鳳陽府壽州北三十里葉在今河南南陽府
葉縣相去遠矣故蔡在河南汝寧府上蔡蔡叔所封新蔡宋忠
云蔡叔子胡徙居新蔡漢地理志胡後十八世平侯徙新蔡二縣與葉相近孔子自
蔡如葉去葉反蔡皆故蔡非州來也

植其杖而芸

孔註植倚也朱註植立之也愚按洪适隸釋載蔡邕石
經殘碑植其杖作置其杖蓋植置字同是以詩商頌置

我鼗鼓鄭箋云置讀爲植書金縢植璧秉圭鄭註云植古置字孔傳亦云植置也此訓植爲倚立葢從林字生解非古義矣

虞仲

孔安國王肅何晏諸家俱不注虞仲何人集註始以爲仲雍漢書地理志亶父長子太伯次曰仲雍孔子謂虞仲夷逸顏師古曰虞仲即仲雍也此集註所本按周初有兩虞仲一爲仲雍曾孫周章之弟武王克殷求泰伯仲雍後得仲雍曾孫周章兄弟而周章已君吳因郎封

之吳爲泰伯後而别封其弟仲于虞以繼仲雍吳世家云封周章弟虞仲于周之北故夏虛是爲虞仲是也晉論所稱逸民乃周章弟非仲雍汪鈍翁曰仲雍前夷齊且百年論語序事之體不當先夷齊而後仲雍仲雍雖斷髮文身以順荆蠻之俗固儼然繼世有土之君矣孔子逸之可也從而民之可乎然則虞仲之爲周章弟無疑其稱逸民者以武王求物色時仲固隱居耳漢地理志偶誤而古今人表所載有仲雍在武王未克商前又有虞仲在旣克商後明是兩人 張守節云周章弟名

仲初封于虞後人以國配仲故又號始祖爲虞仲與斗南謂以曾孫而變祖字恐無是理顧寧人謂仲雍君吳不當稱虞仲古吳虞二字多通用虞仲疑是吳仲之誤吳越春秋泰伯曰其當有封者吳仲也是仲雍之稱吳仲固有明徵然則吳仲乃仲雍虞仲則周章弟其爲兩人益明矣

夷逸

顏師古漢書地理志註云虞仲卽仲雍也夷逸言竄于蠻夷而遁逸也愚按師古此註與譙周古史考以許由

巢父爲一人古史考許由夏常居巢故一號巢父正相類然巢許事涉荒無可考信夷逸以論語叙述逸民之例求之自別爲一人不解顏監何以錯註

朱張

邢疏引王弼註朱張字子弓荀卿以比孔子言其行與孔子同故不復論愚按子云我則異於是謂與逸民異也安得朱張乃同乎且以子弓爲朱張之字亦未可信楊倞荀子註子弓蓋仲弓韓愈送王塤序子弓之事業不傳惟太史公書弟子傳有姓名字曰馯臂子弓與淵

穎云漢儒林傳商瞿受易仲尼瞿傳魯橋疵子庸子庸傳江東馯臂子弓子弓與仲尼不同時又行事無大卓卓不足以配孔子要之孔子嘗稱冉雍可使南面且在德行之科雍字仲弓葢與子弓同是一人如季路又稱子路然也將荀卿之學實出於子弓之門人故尊其師之所自出與聖人同列此說差爲有據輔嗣註直無稽耳

太師摯

太師摯等孔註以爲魯哀公時人漢書以爲殷紂時人

鄭康成于師摯之始。謂是魯太師名。于太師摯適齊則以爲周平王時人。葉石林云、司馬遷論周厲王事曰師摯見之矣。則師摯厲王時人。諸說不同。當以孔註爲正

漢書古今人表、列師摯以下八人于殷紂時。師古註曰、皆紂時奔走分散而去。禮樂志、殷紂作淫聲。樂官師瞽抱其器而犇散。或適諸侯。或入河海。師古註曰、云諸侯者。追繫其地。刋謬曰、顏云追繫其地。是謂商以前未有齊楚秦蔡也。不亦謬乎。吳斗南刋誤補遺曰、地名齊楚秦蔡。雖商時固已有之。然摯干繚缺等。實非商人。商

紂時固嘗有太師少師抱樂器而奔者。然非摯與陽乃太師疵少師彊也。人表亦列此二人於師摯八人之後。合兩事爲一。誤矣。史記禮書云、仲尼沒後。受業之徒沈湮而不舉。或適齊楚。或入河海。以此觀之、此八人者蓋嘗以雅樂受業於孔子。孔子沒。魯益衰。乃各散去。說者以師摯之始章。是摯去後而夫子追思之。恐未必然。張子正蒙云。師摯之始。樂失其次。徒洋洋盈耳而已焉。此說雖似未確。然已不作去後追思解矣。

入於河

關百詩曰、集註、河河內。漢漢中。海海島。並本邢疏。緊貼入字作解。以爲妙矣。而河內之解。則大不可。蓋古所謂河內者。在冀州三面距河之內。非若漢郡之但以懷汲爲河內。史記正義曰。古帝王之都。多在河東河北。故呼河北爲河內。又曰。河從龍門南至華陰。東至衛州東北入海。曲繞冀州。故言河內。是鼓方叔當日去魯。眞入冀州河之北乎。抑不過居於河之濱。卽曰入乎。且認煞入字。勢必如關關雎鳩在河之洲。水中可居曰洲、又必如汎彼柏舟在彼中河、中河河中也。然後可。此豈人所居

處者哉。愚按閻氏此條似通而實滯。如其說不特河內之解爲非。卽漢中海島亦大可議。蓋河不可稱河內則漢亦不可稱漢中。河內之稱。嫌其混于河北。則漢中之稱。獨不混于秦之漢中郡乎。禹貢島夷孔傳曰海曲謂之島。正義曰島是海中之山。後儒又謂海中之山水繞其四面斯謂之島。若止一面臨海。餘皆通陸。不得稱島。故島夷惟倭韓可以當之。然則陽襄所入又豈眞在海中四面水繞之地。如倭韓類乎。夫適某國者實有其地也。入則不知其所之。但逾河而去者則以爲入于河。浮

漢而去者則以爲入於漢耳。邪疏河内漢中之解。正善體入字意。閻氏誤以于河于漢爲居處之地。因欲以河濱易河内。則眞認然入字矣。

魯公

史記周本紀、武王克殷。封功臣。封師尚父于營丘曰齊。封弟周公旦于魯曲阜曰魯。魯世家、武王封周公旦于少昊之虚曲阜。周公不就封。留佐武王。武王崩。成王少。周公卒相成王。而使其子伯禽代就封於魯。據此則周公封魯在武王時。魯公就國在成王初年也。考之竹書、

成王三年滅殷殺武庚遷殷民於衛遂伐奄滅蒲姑四年王師伐淮夷遂入奄五年王在奄遷其君於蒲姑說者謂魯地即奄地必奄滅而後魯可封愚按漢律歷志成王元年命伯禽俾侯于魯之歲竹書成王八年命魯侯禽父遷庶殷於魯是封魯在成王元年遷殷在八年定四年傳所謂因商奄之民命以伯禽者指遷殷而言非謂先滅奄而因以命魯也括地志雖云曲阜縣奄里里或作至即奄國之地而鄭康成謂奄在淮夷之北尚書疏引鄭云奄蓋在淮夷之地不言魯即奄國故孔仲達以

爲亦未能詳杜氏註左傳謂商奄之民或迸散在魯皆令歸屬魯懷柔之亦不言魯卽奄國竊疑奄民之散在魯者魯聚而處之謂之奄里猶楚伐陳討夏氏鄉取一人以歸謂之夏州而後人因誤以爲卽奄地耳然則奄滅而後封魯之說非事實矣

八士

八士馬融鄭康成以爲成王時人劉向以爲宣王時人集註旣兩存之矣晉語文王詢于八虞賈逵註周八士皆在虞官而卽引論語爲証周書和寤解尹氏八士孔

晁注、武王賢臣。則又爲文武時人。按春秋繁露郊祭篇、謂四產得八男。皆君子雄俊。此天所以興周國。以董子興周之言考之。當在文武時。周書克殷解、命南宮伯達遷九鼎。命南宮忽振鹿臺之財。而南宮适見尚書君奭篇。又宣和博古圖有南宮仲。盉郎仲仲突仲忽。故說者謂八士皆南宮氏。似爲得之。然國語謂八虞。下又云諏於南宮。則南宮又不在八虞之數。與賈誼又不相合耳。陳心叔謂八士亦隱者流。此篇皆紀聖賢流落不偶。遺世獨立之士。引唐蕭穎士游蒙山詩、尚子捐俗緣。季隨

顯遐軌証季隨之爲隱者。愚按季隨季騧。役皆爲氏。宋有季隨逢。蕭詩所指。存未必即八士之季隨。不可以爲據

予小子履

孔安國註云、此伐桀告天之文。墨子引湯誓其辭若此。

愚按墨子兼愛篇云、湯曰惟予小子履。敢用元牡。告于上天后曰。今天大旱。即當朕身。履未知得罪于上下。有善不敢蔽。有罪不敢赦。簡在帝心。萬方有罪。即當朕身。朕身有罪。無及萬方。據此是大旱告天之辭。而孔注以

爲伐桀告天者。呂氏春秋愼大覽云、桀爲無道。湯憂天下之不寧。與伊尹盟。示必滅夏。商涸旱。湯猶發師以信伊尹之盟。是大旱正伐桀時。大旱告天。卽伐桀告天也。但此辭見古文尙書湯誥。安國旣爲作傳。而論語此註。乃不云克夏歸亳誥萬方。而云伐桀告天。不云湯誥。而云湯誓。不云在尙書。而引墨子。殊不可解。先儒或疑孔傳爲僞。以此觀之。良不誣矣。

大賚

朱子或問以錫予善人爲克商賞功之時。卽樂記所謂

將帥之士使爲諸侯者則大賚指分封不指散財發粟任賢聖云集註引書云此言所富者皆善人見文雖與書同而專指富善人與書四海異引詩序賚所以錫予善人云義益本於此見義雖與詩序同此說語體註意更爲確解其曰善人是富者洪範旣富方穀孔傳云以爵祿富之王伯厚云五福言富不言貴先王之世貴者始富賤者不富也此富字之義

四書典故辨正卷十二

溧陽周柄中理東氏著

孟子

孟子七篇。唐林慎思謂非孟子自著。乃弟子共記其言。韓文公亦云萬章公孫丑所會集。晁公武曰今考其書。孟子所見諸侯皆稱謚。夫死然後有謚。孟子所見諸侯不應皆前死。後人追爲之明矣。愚按諸侯之謚。安知非後人所加。夫孟子自作書。司馬遷趙岐皆云然。林韓何從而識其爲萬章公孫丑所記耶。宋馮休敢于刪孟實

此說有以啟之。

孟子生卒 附

孟子生卒。史記不載。小司馬索隱、謂卒於周赧王之二十六年壬申。享年八十有四。留青日札、聽雨紀談、並同。獨其所生之歲、索隱謂在周定王三十一年。日札紀談又作三十七年。瞿九思謂定王崩後三十餘年孔子乃生。年次甚左。若以定王爲貞定王。去孟子卒時亦百四十餘年。且定王在位止二十一年。貞定在位止二十八年。安得云三十一年或三十七年哉。因定以爲周烈王

四年已酉與八十四歲之數合禮樂錄謂孟子卒年七十四近四書類典賦年表載孟子生於周安王七年丙申卒於赧王壬申壽九十有七並無據

孟子字 附

孟子字自司馬遷班固趙岐皆未言魏徐幹作中論序云孟軻荀卿懷亞聖之才著一家之法皆以姓名自書至今厥字不傳原思其故皆由戰國之士樂賢者寡不早紀錄耳是直以孟子爲逸其字矣今世所稱子輿者出傳元所著傳子稱子車者出孔叢子及王肅聖證論

一又作子居未知孰是

孟子見梁惠王

史記孟子列傳及蘇氏古史俱謂孟子先事齊宣王後乃至梁據通鑑則先遊梁而後至齊見宣王朱子序說亦未能定愚謂孟子於齊梁間行蹤先後當以六國年表及魏世家爲據不當以孟子列傳爲據按年表魏惠王三十五年齊宣王之七年也是年特書曰孟子來與魏世家惠王三十五年卑禮厚幣以招賢者而孟軻等至梁正相符合若孟子於齊宣七年以前先已遊齊年

夫何以不書。則孟子傳所謂游事齊宣王。宣王不能用而後適梁者。乃史公駁文。非事實也。以孟子本書觀之。篇首即載見梁惠王諸章。及見襄王。有出語云云。自此以下十數章。皆在齊與宣王問答事。此其先後蹤跡。較然可知。不必如通鑑移下宣王十年。以合伐燕殺噲之事。然後見孟子之先遊梁而後至齊也。　顧亭林云。竹書紀年。魏惠王三十六年改元。又十六年卒。至襄王立謂之今王。又二年。燕王噲讓國於其相子之。又二年。齊人伐燕取之。又二年。燕人畔。與孟子之書先梁後齊。其

事皆合。史記謂孟子以惠王三十五年至梁者。誤以惠王之後元年。爲襄王之元年故也。愚按竹書但紀魏惠襄之年。而不著齊宣湣之年。據史記周顯王四十五年。梁襄王十一年。是年齊宣王卒。湣王立。竹書以襄王之年爲惠王改元之年。則惠王之卒後於齊宣。惠卒而孟子始去梁適齊。豈復及見齊宣王哉。是必如通鑑移下宣王十年。乃與孟子書合矣。今但據史記惠王三十五年孟子至梁。明年惠王卒。襄王立。而孟子去梁適齊。當齊宣八九年之間。此不待移下齊宣之年。而自與孟子

書合則據竹書不如據史記也

靈臺

靈臺之詩小序云民樂文王有靈德孫奭正義曰言文王之德化行如神靈之所至據此則靈臺因文德命名說苑云積恩爲愛積愛爲仁積仁爲靈靈臺之所以爲靈者積仁也其義正與小序合朱子詩傳曰言其倏然而成如神靈所爲此據詩中不日成之而言按鄭箋云不日謂不設期日而成之趙岐注亦云不與之相期日限國語引此詩韋昭註不課程以時日前儒詁經皆如

此則集傳條然而成之說似亦未確不如序義爲長毛大可又謂靈臺舊名自堯以來有之引漢書地理志濟陰成陽有堯靈臺爲證愚按漢志云濟陰成陽有堯冢靈臺水經注成陽城西二里有堯陵陵南一里有堯母慶都陵稱曰靈臺蓋陵墓稱靈臺如山海經帝嚳臺帝堯臺皆是毛氏刪漢志冢字以爲堯之臺名謬甚

靈囿

東陽許氏曰文王繼爵即位本都岐在位四十六年遷邘又三年遷豐作靈臺七十里之囿在岐山舊都何議

門讀書記曰、周都岐山之下。太約七十里之內。皆剛嶺林麓爲多。故四時之田在其中。因而名之曰囿。非規其地以養禽獸、恣游觀也。若靈囿則在辟雍之旁。不過一射圃耳。據許何之說。靈囿非七十里之囿。靈囿在豐。七十里之囿在岐周。潛邱四書釋地曰、三輔黃圖云靈囿在長安縣西四十二里。王伯厚以文王之囿方七十里註於下。余謂在今鄠縣東三十里。正漢地理志所謂文王作酆。有鄠杜竹林南山檀柘。號稱陸海。爲九州膏腴者。文王嘗日弛以與民。恣其芻獵以往。但有物以表界

之遊名之曰囿云爾此實作邑於豐時事非初岐山事也豐去岐三百餘里後漢武帝建元中舉籍盩厔鄠杜除以爲上林苑屬之南山即其處又曰文王治岐不過曰澤梁無禁詎容有囿至七十里任樵者獵者以往自是在位四十九年乙丑徙都豐於豐作靈臺之少右作靈囿囿之中作沼趁原就南山下一片土爲之林木茂密禽獸緐多方克如是據閻氏之說靈囿即七十里之囿在豐而不在岐愚按周禮囿人掌囿游之禁鄭註囿游囿之離宮小苑觀處也賈疏孟子文王之囿方七

十里是田獵之處今此云禁故知非大囿是小苑觀處也據此則靈囿是游觀之小苑七十里之囿乃四時田獵之所與三靈不同處趙註亦以爲在岐疑許何之說爲是　三輔黄圖云靈囿在長安縣西四十二里靈沼在長安西三十里靈臺在長安西北四十里愚按鄭康成謂囿沼同言靈卽於臺下爲囿沼據黄圖則三靈相去甚遠王厚齋因以爲卽七十里之囿恐未然也

五畝之宅

五畝之宅孟子未言其所在穀梁傳謂民居在公田中

鄭康成賈公彥謂在都城中班固趙岐謂在田在邑各二畝半朱子集註從之愚按毛詩甫田疏云孟子言其中爲公田則中央百畝共爲公田言八家皆私百畝則百畝皆屬公若二十畝爲廬舍家別二畝半亦入私則家各私有百二畝半何得爲八家皆私百畝則民居在公田及二畝半在田之說非矣國語管子曰先王處農就田野處而不暱韋昭註國都城郭之域惟士工商而已農不在焉則民居在都城及二畝半在城之說非矣李彭山讀禮疑圖曰農民所宅必是平原可居之地

另以五畝爲一處不占公田然取於便農功邇饁餉去
田亦不宜遠其所聚居或止八家或倍八家以上各隨
便宜合爲一邑置堡以相守望故舉成數言則有十室
之邑千室之邑非必都邑然後爲邑而都邑亦豈可以
寓農民哉農民之宅鄉里也即制里而導其妻子養老
者也國中之廛市廛也但爲士旅寄居之所工商懋遷
之區而已此說最明足正諸儒之謬　或引信南山詩
中田有廬以證公田爲廬舍之說此不然詩所謂廬蓋
即田畔稍高處苫小茅舍以便憩息避風雨故曰廬明

非宅也曰疆場明不在公田中也曰有瓜明不可植桑也此與五畝之宅樹牆下以桑之地迥別

東敗於齊

史記魏世家惠王三十年魏伐趙趙告急齊齊宣王用孫子計救趙擊魏魏遂大興師使龐涓將而令太子申爲上將軍與齊人戰敗於馬陵齊虜魏太子申殺將軍涓軍遂大破愍按齊救趙敗魏者桂陵之役救韓敗魏者馬陵之役魏世家俱以爲救趙與國策異而孫臏傳又以爲救韓則自相矛盾矣又國策蘇代說齊閔王篇

曰昔魏王擁土千里帶甲三十六萬恃其强而拔邯鄲西圍定陽又從十二諸侯朝天子以西謀秦秦王用衛鞅之謀說魏王先行王服然後圖齊楚魏王悅于衛鞅之言故身廣公宮制丹衣柱建九斿從七星之旗此天子之位也而魏王處之于是齊楚怒諸侯奔齊齊人伐魏殺其太子覆其十萬之軍此又與前策不同戰國時紀載之異如此

西喪地於秦七百里

魏世家惠王十七年與秦戰元里秦取我少梁商君傳

秦孝公遣衛鞅將兵伐魏虜公子卭魏割河西地以和此卽所謂喪地七百里也集註云魏數獻地於秦考之史記魏數獻地不在惠王之世惟襄王五年獻秦以河西之地七年又獻上郡地皆惠王身後事故毛大可極詆集註之錯愚按竹書魏惠王三十六年改元稱一年又十六年而稱惠成王卒則史記襄王之年乃竹書惠王改元之年也通鑑從竹書朱子亦言惠襄哀之年竹書甚明史記蓋失其實故綱目於周烈王六年註云魏惠王罃元年至顯王三十五年註云魏惠王一年慎

說王二年書魏君嗇卒前後凡五十一年則此註以襄王事屬之惠王者據竹書也但孟子於惠王三十五年至梁梁不能用必無更歷後十六年乃去梁之理毛氏不以此議集註而直謂其以後王事屬之前王則過矣

南辱於楚

按史記魏世家及楚世家惠王在位三十六年未嘗與楚搆兵故南辱於楚趙註孫疏俱闕其事惟戰國策載魏圍趙邯鄲楚使景舍救趙取魏睢濊之間乃惠王時事包少東以此爲南辱實證集註引與楚將昭陽戰考

史記昭陽攻魏在梁襄十二年。魏世家所稱楚敗我襄陵者、而在楚世家則云懷王六年。楚使柱國昭陽將兵而攻魏。破之於襄陵。得八邑。此襄王時事。而註引之者亦據竹書惠王改元又十六年之說也。 甘熙麟曰、睢濊之取為楚宣王時事。正與惠王同時。南辱指此無疑但史記趙魏世家俱言齊救趙敗魏于桂陵而不言楚然考國策景舍謂楚出兵以為趙援。而齊秦應楚。安知當日非齊楚各救邯鄲。齊敗魏于桂陵而楚取魏睢濊史記畧楚而祇言齊乎。且史記于楚宣王三十年中不

載一事故知太史公之脫略也。

釁鐘

釁鐘。趙註云塗其釁郄。孫疏以爲厭變怪禦妖。釁二說不同。按釁之義有三。如雍人釁廟。釁門夾室。小子釁社稷五祀之壇埒。圉師釁廄。司約釁藏約之戶。此是祓除不祥之義。大司馬涖釁軍器。小子釁邦器及軍器。則是脩繕罅隙使完固之義。大司馬涖釁主龜。人釁龜。大史釁龜筴。天府釁寶鎭寶器。則又取其膏澤護養稍盡之義。鐘爲邦器。釁是塗其罅隙。疏說非也。

北海

北海即勃海與泰山皆就齊地言之左傳楚子使言于齊侯曰君處北海是也亦名少海韓非子齊景公與晏子遊于少海是也 謂之裨海齊語渠弭于有渚韋昭註渠弭裨海是也朱子謂自古無人窮至北海蓋北海去中土最遠史記漢書所謂奄蔡國臨北海蘇武等幽于北海者塞外得水皆名海非真北海也

折枝

爲長者折枝趙註以折枝爲按摩枝同肢 體之肢折手

節解罷股也此卑賤奉事尊長之節集註以為折草木之枝似于為長者無意義不若趙註為長者郝仲輿云屈抑腰股見長者之禮此說又與趙氏異亦可備一解

管

鄭司農曰管如篪六孔說文亦曰管六孔十二月之音鄭康成曰管如笛而小併兩而吹之今大予樂有焉廣雅云管象簫長尺圍寸八孔無底夫併兩吹之則象簫之說信矣而云八孔則非也又按管六孔禮圖止五孔殆并上出之吹孔而為六與

籥

籥如笛。鄭康成郭璞皆云三孔。而毛萇以爲六孔。廣雅以爲七孔。愚按爾雅大籥謂之產。其中謂之仲。其小謂之箹。籥有大小。故孔有多寡。三孔曰箹。六孔曰仲。七孔曰產。始于三孔。主中聲而上下之。後倍之以應六律。又皆一以爲七音。諸家各舉其一言之耳。三孔者舞時所執。蓋右手秉翟。左手止能開閉三孔也。　季彭山詩說曰。舞與吹本二事。而不可相兼者也。豈有右手秉羽以舞而左手執籥以吹之理乎。竊意舞入庭下。當合樂之

後其去堂上之樂則既違矣而堂下之樂亦有繇懸之隔或不相聞也則舞者吹籥以先之而籥始于黃鍾之管聲氣之最先者也故使舞者先吹而堂下之樂知羽籥之鼓動也乃合作焉于是舞者應節以舞但以舞成而籥不終奏也此說按之經傳皆不合姑存以備叅

以遏徂莒

以遏徂莒趙註以遏止徂伐莒者此以莒爲國名按韓非書云文王克莒莒之爲國名有明徵也詩作徂旅恐誤路史嘗辨之曰彼上方言整旅而此遽云徂旅其不

然昭矣春秋杞子帛莒子盟于密莒紀密之近也王之伐密於此過其徂莒之師戡亂除禍理必從其亟宜莒之爲正云若魯詩以阮徂共爲三國鄭康成亦云阮徂共三國犯周而文王伐之并以徂爲國名此則非是

轉附朝儛

轉附朝儛二山自來莫知所在管子戒篇載桓公問管仲語與此畧同曰我游猶軸轉斛南至琅邪亦不知猶軸轉斛何地也正義曰據顧野王釋云濰水名出南陽志誤濰爲㵐按南陽不屬齊非景公遊觀所及趙氏甚

謂轉附作轉鮒屬萊州亦無所據路史以朝爲潮言景公欲遵海觀潮舞無論傅會且轉附又作何解景公傳謂轉附乃太公之墓即武陵朝儛乃桓公之墓即穆陵此尤謬妄據檀弓太公反葬于周據皇覽太公冢在臨菑縣城南去縣十里括地志桓公冢在臨菑縣南二十一里牛山上則轉附朝儛非墓地也惟閻氏釋地謂二山當在海之東盡頭處如成山召石山之類登之可以觀海惟至海盡頭然後回轍循海之濱西行以南至琅邪亦可觀海焉此雖臆說大畧近之

明堂

明堂之制聚訟紛然考工記以爲五室月令以爲四室十二室大戴禮以爲九室三十六戶七十二牖公玉帶上黃帝時明堂圖爲複道上有樓名曰昆侖鄭康成以或舉宗廟或舉王寢或舉明堂爲互言之辭蔡邕亦云明堂太廟辟雍同實異名其說不一吳斗南獨謂明堂有壇墠而無屋室其言曰儀禮諸侯覲于天子爲宮方三百步四門壇十有二尋深四尺加方明于其上方明者以木爲之設六色東方青南方赤西方白北方黑上

元下黃此恭明堂之制也鄭康成但以爲會盟之儀矣明堂所以祀上帝及五帝而因以覲諸侯者也今知其爲會盟之儀而不知其爲明堂是知二五而不識十也明堂者以其加方明於其上壇而不屋故曰明堂官謂起土爲埒而已荀卿書曰雖爲之築明堂於塞外使治可矣楊倞註明堂壇也謂巡狩至方岳之下會諸侯爲壇加方明於其上（按荀子彊國篇雖爲之築明堂於塞外而朝諸侯殆可矣楊倞註明堂天子布政之宮於塞外三字衍殆庶幾也與此所引不同此疑誤）然則方明之爲明堂先儒其知之矣周禮司儀將合諸侯則令爲壇三成鄭

註成猶重也三重者自下差之為上等中等下等爾雅叩三成為昆侖所謂昆侖者葢如此而公玉帶乃謂複道有樓甚者紛爭於階闥戸牖之間與夫依倣象數之類不知古之明堂未始施屋室也愚按明堂為祀帝之所則當為壇墠葢天帝之尊不可即宮室行事斗南之言是也但謂明堂本無屋室則其論又偏觀禮記王設几俟於東箱諸侯之觴不入王門奠圭繅上若無屋室豈有王於露地設几席者且何以稱東箱也家語孔子適周觀乎明堂覩四門墉有堯舜與桀紂之象而各有

善惡之狀興廢之誡又有周公相成王抱之負斧扆南面以朝諸侯之圖此明堂有屋室之證王肅叔嘗著論曰明堂有壇有宮周公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蓋卽其壇而祀之轉成王負扆以朝諸侯蓋卽其宮而朝之此論折衷至當公玉帶以下紛紜之說固不足據斗南乃盡掃而空之則又過矣　明堂宗祀孝經樂記祭義均未言祭在何時漢唐諸儒以月令季秋大饗當之愚謂月令之大饗卽冬至之郊而非明堂宗祀之禮何以言之按月令仲秋命宰祝循行犧牲視全具案芻豢瞻

肥瘠察物色必比類量小大視長短皆中度五者備當上帝其槩言選擇犧牲也至季秋則大饗帝及嘗祭犧牲皆告備於天子此宰祝復命也古者享帝之牲繫于牢芻之三月自仲秋選牲至仲冬郊祭用之所謂帝牛必在滌三月也故犧牲告備之下遂言合諸侯制百縣爲來歲來歲十月也秦以建亥爲歲首受朔日與諸侯所稅于民輕重之法貢職之數以遠近土地所宜爲度以給郊廟之事其文義一貫至爲明白而漢人割裂之指大饗爲徧祭五帝後儒因以爲明堂宗祀行于季秋乃臆說耳家益

公云周禮大司樂有冬至圜丘所奏之樂有夏至方丘所奏之樂有宗廟所奏之樂三者皆大祭祀也宗祀明堂乃無半言及之大宗伯夏見曰宗意成王嘗因夏見諸侯于明堂而祀文王孝經特舉一時之盛而非後世常行之禮季彭山云天子巡狩而類上帝則以其先王之有功德于一方者配之而非國中復有一明堂之祭近時許魯卿云太抵六年五服一朝乃舉此祭是三說者亦第以意度之而並無所據然則宗祀之禮以何時舉行經無明文不可考矣

走馬

程泰之雍錄、古皆乘車。今古公曰走馬。或已變乘爲騎。葢不暇駕車。閻百詩非之曰、按樂師云、行以肆夏、趨以采齊。釋名云、疾行曰趨、疾趨曰走。車既可謂之趨、亦可謂之走。愚按變乘爲騎、世謂始自趙武靈王。然古稱黃帝以車戰、蚩尤以騎戰。又公羊傳載齊景公唁昭公于野井、據鞍爲几。左傳左師展將以公乘馬而歸。劉炫謂欲與公單騎而歸、則古之有騎明矣。況邠近西戎、走馬亦染西戎之俗。程說未可非也。

率西水滸

註云水涯。不言何水。詩鄭箋以爲沮漆之水側。按趙氏惪曰沮漆在邠地。二水東流。亦過周岐山東入渭。邠在岐山之北。則自邠踰粱山至岐下。當率岐水之涯耳。程泰之雍錄。邠在岐西北二百五十里。自邠而南一百三十里爲奉天縣。有粱山。渭水在粱山之南。循水西上可以達岐。所謂率西水滸至于岐下也。二說皆謂旣踰粱山而後率水滸。水滸非沮漆。史記言古公渡沮漆踰粱山。先渡而後踰。渡非率也。鄭氏以爲沮漆之側。恐非。

萬鎰

趙註以鎰爲二十兩。服虔韋昭並云二十兩曰鎰。孟康賈逵則以鎰爲二十四兩。鄭康成又以爲三十兩、毛大可云、考周制以十六兩爲一斤。而秦制改斤爲鎰。則鎰者斤之更名、卽十六兩也。故漢志黃金百斤。註謂此周之斤名、高帝賜張良金百鎰。註謂此遵秦制而爲言。則一鎰爲十六兩、此確據矣、通雅云、鎰當以二十四兩爲是。合三埒之數也。經無明文。未知孰是。

齊人伐燕

伐燕殺噲。通鑑大事記、高誘、吳師道、皆主戰國策謂是宣王。蘇子由古史、鮑彪國策註、皆主史記。謂是湣王、朱子集註、雖前後俱指伐燕殺噲事繫之宣王、而序說中仍疑而不斷。黃氏日鈔曰。齊伐燕有二事。燕文公卒。易王初立。齊宣王因喪伐之。取十城。是卽梁惠王篇所載伐燕事。稱宣王者。孟子作于宣王已歿之後。故以謚稱而趙岐註亦稱齊宣王也。齊湣王後又伐燕。則乘燕噲子之之亂。公孫丑篇所載沈同問燕可伐者也。止稱王者。孟子時湣王尚在。未有謚可稱。故趙岐註亦止稱王

也蔡虛齋蒙引、鍾伯敬眞考、陸稼書國策去毒、並主黃氏之說、汪武曹獨難之云、齊僅取燕十城、何得云五旬舉萬乘之國、何得云取燕、何得云倍地、燕十城雖失、易王王燕如故、何得云置君而去、然則公孫丑篇所載伐燕事、即梁惠王篇所載一事、其辨駁明快、寻甚壁之、顧猶因其未有確據、無以明其必然、反覆參考、乃於孟子書得一證焉、夫孟子去齊時、答充虞之問、嘗云由周而來七百有餘歲矣、考史記年表、齊宣之立、在周顯王二十七年己卯、卒在顯王四十五年丁酉、距武王伐紂之

年計七百九十八年中間有伐燕事孟子因而去齊故曰七百有餘歲若伐燕在齊湣之十二年已酉爲周赧王之三年上距周初八百有九年何以云七百餘歲乎則伐燕伐噲乃宣王時事史記屬之湣王非也但據年表燕噲即位在愼靚王元年乃齊湣之四年與宣王不相値通鑑因移下宣王即位十年以伐燕事繫之赧王元年丁未爲宣王之十九年則伐燕爲宣而燕噲爲湣仍與孟子不合且距周初八百有六年亦與七百餘歲之語不合故愚謂伐燕殺噲當從通鑑作宣王事宣王

即位之年當從史記作周顯王二十七年燕噲與齊宣前後相左當移上燕噲之年以合齊宣不當移下齊宣之年以就燕噲蓋燕之世次載在史記者自召公以下九世皆無名又有二惠侯二釐侯三桓侯二文侯索隱謂燕遠國史失之是燕世家所載本非實錄況又有孟子七百餘歲之語爲證則燕噲之年可移而齊宣之年不可移灼灼明矣

丙申客授長沙與及門論伐燕事因定此條後見遡喜齋大全始知閻潛邱已有此說益自喜所見畧同

而汪武曹謂孟子七百餘歲。只是信口說出。不可爲據。友人某又云、竹書、武王克殷歲在辛卯。下到赧王五十九年乙巳周亡。計共七百九十五年。而今歷多紀一甲子。據竹書。湣王伐燕正在周七百餘歲之內。未可以此定爲宣王。愚以竹書及今歷細校之。竹書克殷在辛卯。排至赧王五十一年乙巳。共七百九十五年。今歷克殷在戊寅。排至赧王乙巳。共八百六十八年。自周宣王至赧王年數悉合其不合者在其和以前其異如此。此今歷是而竹書非也。何以徵之。史記周本紀及世表自共和

以後始紀年。其前無考。惟厲王之年。則有明文可據。周本紀云、厲王卽位三十年用榮夷公。三十四年召公諫王不聽。又三年王出奔于彘。周召二公行政。號曰共和。共和十四年王死于彘。凡五十一年。與今歷合。而竹書厲王止二十六年。不可據者一。漢書律歷志、周二十六王。八百六十七年。與今歷合。而竹書止七百九十五年。不可據者二。且如有商一代。今歷起湯元年乙未。終紂三十二年巳卯。凡六百四十三年。譙周古史考、殷三十一王。六百餘年。與今歷合。左傳、

王孫滿對楚子曰商祀六百舉成數也而竹書起湯元年癸亥終紂五十二年庚寅止五百有八年不可據者三然則周之編年斷以今歷爲定今歷本之漢歷並非後世增添而孟子所云由周而來七百有餘歲者的係齊宣王時語不得謂之信口說出以此證伐燕事亦可息聚訟紛紜之喙矣

雲霓

王渟南辨疑引詩朝隮于西崇朝其雨云虹亦雨徵麥初成鴛鴦鏽偶錄引爾雅疾雷謂之霆霓云霓有霆霓有

虹霓虹霓螮蝀也能截雨者霆霓乃霹靂而擊電者大旱望霓謂霆霓也二說皆通然趙註云雨則虹見集註云雲合則雨霓見則止蓋兼將雨及既雨言之或疑大旱望雨何爲反及止雨之霓亦拘滯之見耳

梁薛

薛不知何時見滅地入于齊齊湣王三年封田嬰于薛田嬰將城薛因客海大魚之諫而止其後田文卒城之續漢書與地志云薛河北有大城田文所築是也閻潛邱不知梁薛爲田文事乃又云滕文與孟子言當在報

王元二年閒應擶無據　洪容齋曰薛自奚仲受封歷商至周末始爲宋王偃所滅此葢據國策占雀篇宋王偃滅滕伐薛而云然然按史記年表齊湣王三年封田嬰于薛三十八年齊滅宋殺王偃而分其地薛果爲宋所滅則齊之有薛當在滅宋分地之後安得湣王三年已封田嬰于薛乎國策此文最不足據詳見十五卷宋王偃滅滕條

梁山

雍州有二梁山一在韓城縣西北詩所謂奕奕梁山者

禹貢治梁之梁山也。一在乾州西北。西南接岐山縣界。太王所踰之梁山也。元和志以此山為治梁之梁非是。